

老子通義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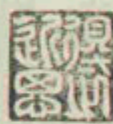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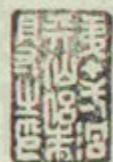


道本自然天顯其機人體其撰故人者
天地之心道之都也人之於世順自然以
為行法天也明道也無古今之異也異今
於古違天也失道也日月之經四時之運
古今異乎不異也川流山峙鳥韻華香
古今異乎不異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然
而人亦有不異者嬰兒之寢食赤子之

慕父母是也人而異者智鑿之也習教之也非其自然也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第氣機而理其緒則云爾也而均之歸於自然也通義之作由自然而通其心之所安也且曰凡會義不出於自然者非其指也至矣哉老子之仁也憫世之漓歎人反朴而還淳非契自然之道不能也故諄諄焉以發斯義其望繼志者懇懇也彼致喙以

疵其辭者未達太虛之體未察自然之用者也自然則神不勞自然則物不忤人亦何憚而不為乎茲簡也曩刻而刻矣猶子正初學孔孟而再刻此信孔孟之學不外於自然也而此籍足以羽翼之也噫世有外於自然而可以為道者乎世有外於自然而可以為事為物者乎虛心曠視幾當躍然大明嘉靖四十四年孟夏既望虛生八庚乙

老人秦元居士朱得之書于近渠齋



老子列傳

史記六十三

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

地理志苦縣屬陳國

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

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
走走者可以爲罔游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
爲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
今日見老子其猶龍耶老子脩道德其學以
自隱無名爲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廼遂去
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爲我著書於
是老子廼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
言而去莫知其所終列仙傳曰關令尹喜者
周大夫也善內學察星
宿服精華隱德行仁時人莫知老子西游喜
先見其氣知真人當遇候物色而迹果得老
子老子亦知其奇爲著書與老子俱之流沙
之西服巨勝實莫知其所終亦著書九篇名
關令尹子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
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云蓋老子百有六十
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修道而養壽也或曰
老子生於夏帝孔甲之世沒
於周顯王之末年未知孰是自孔子死之後
百二十九年徐廣曰實百
一十九年而史記周太史儋
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歲而
復合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
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隱君子也

老子之子名宗宗爲魏將封於段干

此云封於段干

段干應是魏邑名也而魏世家有段干段干子田完世家有段干朋疑此三人是姓段干木也今蓋因邑爲姓左傳所謂邑亦如之是也風俗通氏姓注云姓段名干木恐或失之矣天下自別有姓段何必段干木耶宗子注注子官官玄孫假假仕於漢孝文帝而假之子鮮爲膠西王印太傅因家于齊焉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爲謀豈謂是耶李耳無爲自化清靜自正

讀老評

太祖高皇帝御製道德經序曰朕知斯經乃萬物之至根王者之上師臣民之極寶信斯

旨也其爲經世之典無疑也惜乎當時如宋潛溪諸老祖述康成之餘波不能宣播德意使此經不得與論孟並行而與荀楊爲伍豈獨子長列傳之過哉

猶龍者尼父信老子而有是稱也後儒信

尼父而黜猶龍惡在其信尼父也噫信尼
父者非自信也隨孟氏子輿之聲也黜猶
龍者非自黜也隨司馬子長之聲也子長
不賢於子輿姑置弗論獨不思尼父信之
而我顧黜之是我賢於尼父也有謂後儒
願學尼父者吾必信之謂後儒賢於尼父
者吾不知其爲何人也願肆言者於此而
自諗無乃重於背後儒而輕於叛尼父矣
乎豈謂猶龍之嘆不出於尼父矣乎苟玩
乾之六位坤之上六而有得焉則見龍之
爲德非老子莫能當而猶龍之擬非尼父
不能得其情也

書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
伐天下莫與汝爭功詩曰不識不知順帝
之則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
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又
曰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難乎有
恒矣又曰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又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知此然後可以讀老子

莊子書曰老聃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謙下爲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余惟無者道之體有者道之用有無皆常則體不離用用不離體矣立此志以自淑立此學以淑人而又主之以太一則超乎體用之外而不離乎體用矣一者常也一而加曰太無常可執也濡弱謙下之德人所共見人所共沾被者故曰爲表其心空如太虛而不棄萬物不著萬物以爲實功非善繼志者不能爲此言陽明先生曰本體要虛工夫要實意正如此

管子曰其應非所設也其動非所取也此言因也因也者舍已而以物爲法者也感而後應非所設也緣理而動非所取也呂

氏春秋曰因者君術也爲者臣道也爲則
擾矣因則靜矣太史公曰老子以虛無爲
體因循爲用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
也三子之言見於用者也但知因之爲綱
而不知道德爲之本李唐以後賢智自居
者紛紛詆訛箭射虛空豈謂老子之學不
及於今乎正惟甘功利溺心於口耳而於
天地之心未嘗復而見之也不見天地之
心則所言皆有我之所出故於無我之學
不能窺測又何怪乎疑訛之不免於天下
也哉

法天之虛用地之下舉機以俟聖哲指效
以歆凡庸此老老子之大旨也

古凡稱經者其言皆天地真機付畀萬物
永永無變易者也至如禮樂法度文章功
業由此而出紀載以示傳者乃名爲傳後
世訓經之義或曰常或曰徑徑者路也道
也不易之謂常人物共由之謂徑是即篇

首常道二字而會其義故曰經外此則皆
功利邪謀欺世盜名之術叛常賊道以言
其學則謂之異端以言其書則謂之邪說
然則是書得名爲經也非過情矣孟子曰
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又曰
天之生物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斯亦可
爲常道異端之辯

老子憂世之言即其近人皆可以與能極
其所至雖聖人有所不能盡故其言曰吾
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夫
莫能者非不能也不肯也苟肯從其易也
夫人而可聖也遽期於極也非妄則欺也
吾知老子之憂未已也

先民之心廣如天也故芻蕘不棄先民之
言闡天心也故智巧不萌後世矜其智巧
視先民之言不及芻蕘者有矣亦豈復性
希天之學哉

天機只是過化凝神作聖之功只是所過

者化所存者神故聖人之言只摩寫過化
存神之方過化則機械不生存神則淳樸
可復學者於此默識而請事焉然後見老
子經世之志橫渠先生曰性性爲能存神
物物爲能過化又曰存神則善繼其志過
化則善述其事非達天機者不能及此
誦古德之言不知自立之地者其爲元諸
葛之所走乎

評止

老子通義凡例

朱得之著

一此書古註雖多至千家註本而止予所企

及而能信者元儒林虜齋

名堯叟字希逸

口義

書名

吳草廬

名澄字幼清

註

書名近時薛西原

名蕙字君采

集解

書名

王順渠

名道字純甫

億

書名而已然以鄙

見觀之四君亦有未同者如知雄守雌將
欲喻之以正治國生之徒之類義頗相遠
至如方士李道純者專以三元牽合附會
名曰道德會元則去老子之旨尤遠矣然

於素位而行思不出位之義雖愚所信者若猶有未得也是故率其妄以通其義

一世傳此書文字間有不同其關大義者畧紀其異附于目錄各章之下以備參考

一凡註采諸家之善者直標姓氏見其造詣之所及也其與鄙見同者參錯成章不復識別其或稍落意見者不錄亦區區尚論尚友之意

一分章莫究其始至唐玄宗改定章句是舊有分章而不定者是以有五十五非六十

四孔穎達六十八吳草廬七十二莊君平八十一

劉向諸人或謂河上公之異又有不分章如王輔嗣司馬君實

者今以意逆志凡其意本托始詞復更端者固當自為一章至於語斷而意未盡與

下文脉絡相貫者亦古文體也今一章之內時有此式如天地不仁章之類用是聊

為區別定為六十四章適合穎達之數云一天下字有虛有實如天下之大本達之四

海而皆準之謂虛語也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實名也老子言天下字類多虛語

一古文語有似斷不斷似續不續者詞章家以爲冷語頓挫語非善詞章者不能爲老子之書此義尤多讀者宜默識之

一老子尚道德而黜仁義非黜仁義黜其跡也世儒黜老子未究其蘊也竊嘗爲之說曰道者無方之仁仁者有象之道仁而不道者有矣未有道而不仁者也故通義之指歸大約在此而世儒之說不能悉與之辯亦望虛心者因是而有悟也

一先儒攬經語

如後得主而有常增利字

后以財成天地之道無所取材俱改曰裁親民改新民身有改心有命作慢加作假五十字作卒聞韶三月中增學之誠不以富亦祗以異曰錯簡子曰字與在下位不獲乎上一條不能悉引皆以求其說而不爲衍文之類

得而自爲之詞者今余於此籍中亦以私見改泣爲泣疑烹爲育其是與否惟善讀者有以深察之爾

一愚茲通義悉出已見蓋諷誦之久時有所覺而標識之非用結構也故語多無次及後徐考諸家註釋各率一見未有定說故余嘗有跛者盲者聾者同玩元宵之喻跛謂地不平盲謂燈不明聾謂鼓不鳴因疾成說非一德內純者不足以盡其蘊也

凡例畢

老子目錄

上篇

第一章

萬物之母 母下一有是字

第二章

作而不辭 作下一有焉字

第三章

聖人 人下一有之治二字

第四章

或不盈 或下一有似字 漑兮其若存 今一疊湛其一作似 誰之

子 子下一有也字

第五章

其猶橐籥乎 猶一作如

第六章

故能長久 久一作生

第七章

故幾於道道下一有矣字

第八章

功成名遂身退名一作事一無成名二字

第九章

龍無離離下一有乎字下五句同能為雌為一作無生之畜之

一無此四字

第十章

有室之用用下一有是字

第十一章

人心發狂一無心字

第十二章

寵為上辱為下一本作寵為下一本作辱為下俱少一句

失之若驚此下一有是謂寵辱若驚句一故貴以身為天下則可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乃可托天下一本二句若可以一並作若可一並作一並有於字

第十三章

繩繩不可名繩下一有兮字

第十四章

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一無二兮字嚴若客渙若

冰將釋一作儼兮其若客或作若容渙兮若冰之將釋濁以靜靜一作定靜之徐清一無靜字久之徐生一無久字一作動一作之一作安以久動之故能不敝不新成故一作是以一無上不字一作是能敝復成

第十五章

各歸其根各下一有復字

第十六章

不知有之一作下知有之謂但知有君而已無親譽之心

雖亦可通終於民志帝力之風似有渣滓不若從不字則與民莫之令而

自均百姓皆曰我自然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意義相合其次親之譽之親之一作親而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一無下其次二字信不足有不信信不上一有故字是下有焉字由其貴言由一作猶一有兮字百姓皆曰我自然一無皆字曰一作謂六親不和有孝子子一作慈蓋以下文有民復孝慈之文也不知世無不慈之父雖六親不和而為父之慈未嘗少減於其心若曰不然則國家昏亂句何止言臣蓋上四句論名起於失常故歸宿於臣子下三句論俗成於無為故各指其感應正不必拘拘也

第十七章

儼沌沌兮一作純純我獨若昏一作儼我獨昏昏儼今若無所

正一作忽若晦寂若無所止一作忽若海一作忽兮其若晦飄兮似無所止一作澹兮其若海賈食毋食下有於字一作而貴求食於母

第十八章

唯道是從是一作之惚兮恍其中有象恍兮惚其中有物

第十九章

窈兮冥其中有精三其字上一並有兮字一無三其字句末一並有兮字

飄風飄上一有故字故從率於道者道者同於道上者字下一無重出道者二字道亦樂得之德亦樂得之失亦樂得之一本三句並無樂字信不足有不信一本二句俱有焉字其於道也於一作在

第二十章

強為之名一作強名之而王居其一焉一無而字一作而王處一焉一無焉字

第二十一章

柰何萬乘柰一作如輕則失根根一作臣殊無義一

作本俱與上文不應

第二十二章

善計計一作數

第二十三章

知雄守雌一以知白守黑句在前

第二十四章

凡物或行或隨凡一作故夫甚去奢去泰一無去甚

二

第二十五章

不以兵強天下兵下有善者果而巳善上一

有故字已下一有矣字不敢以取強強下一有一焉二字是果而勿強一無是字一作是謂果而勿強有道者

謂不道不道早已十二字今刪在兵者不祥下祥一有之器二字勝而不

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也而美一作若美一無而字一無也字一作故不

美也若美必樂之樂之者是樂殺人也下樂殺人句上一有夫字不可得

志於天下矣可下一有以字一無矣字偏將軍居左偏上一有是以字居

一作處言以喪禮主之一作言居上勢則以喪禮處之一作言以喪禮處

之俱不通上文言主自將軍而來下文言處泛論戰勝悲哀泣之泣舊俱

作泣今詳文義當作泣若從泣則為綴詞故妄改作泣讀者詳之

第二十六章

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一無樸雖小一句不敢臣一作

莫能臣也萬物將自賓萬物一作天下民莫之令民一作人猶川谷之於

江海於
一作與

第二十七章

不失其所者久所下一有守字

第二十八章

功成不名有一無此句一作功成而不居衣被萬物

而不為主衣被一作愛養不為主下一有常無欲三字萬物歸焉而常無

欲焉一作之為一作知舊無常無欲三字有不為主三字今詳文義借改

正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一作以其終不自為大故能成其大

一作是以聖人能成其大也以其不自大故能成其大

言是以聖人終不為大一句不同者甚多不能悉校

第二十九章

柔勝剛二句柔弱下一並

第三十章

一作以將自正正一作定

下篇

第三十一章

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一作處其厚不

居其薄處其實不居其華

第三十二章

萬物得一以生一本無此句及下文亦無萬物無以

生將恐滅句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侯王一作王侯貞一作正其致一也

一致下有之字一無也字侯王無以貞貴高將恐廢

一本貞下有而字一無為字侯王自謂謂一作稱故致譽無譽數

車無車車一作輿一作舉一作至一本無致譽無譽句一本無數車無車

句一本作故
致數車無車

第三十三章

萬物生於有萬一作之大笑之大上一有則字夷道

若類類
一作類

第三十四章

或益之而損一無或字我亦教之一作亦我教之一

作亦我義教之吾是以知無為之有
益一無吾字益下一有也字無為之

德德多作
益者悞

第三十五章

名與身孰親一作孰新

第三十六章

執一作作躁寒勝熱清靜一作

靜淨正

第三十七章

多無車字罪莫大於可欲

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
下句在上故知足常足一知足下有
之足二字句末一有矣字不行而至
至一作知

第三十八章

損之又損一作損之又損

取上一無故字常上一無者字德善
德信二德一俱作得一俱有矣字惔

惔為天下渾其心惔惔一作惔惔一
作款款一有焉字一無為字渾一作
混聖人皆孩之上
一有是以二字

第三十九章

民之生動之死地民一作

無亦字虎無所指其爪牙一無牙字
一無後夫何故三字

第四十章

夫莫之命而常自然一無夫
字命一作爵成之熟之一作

亭之
毒之

第四十一章

既得其母以知其子得一
作知大道甚夷而民好徑

而民一作民甚資財有餘資財一作
貨財一作財貨是謂盜誇非道哉盜

誇下一重出盜誇二
字道下一有也字

第四十二章

簡之身其德乃真之字下
一有於字下四句並同脩

之邦邦一作國按孔穎達疏詩序用
之邦國引老子云脩之邦其德乃豐

蓋漢世避高祖諱改邦作國唐初聚
書最盛猶有未避諱已前舊本也今

按韓非解老作修之

第四十三章

終日號而盜不噍而下
無嗑字益生日祥生下一

有者字祥一作妖心使氣曰強氣下
一有者字一無心字吾何以知天下

之然哉以此一無以此二字早已
作早死

第四十四章

不可得而親疏利害貴賤
六句內下三句上一本俱

有亦
字

第四十五章

淳淳一作醇醇禍兮福所
倚福兮禍所伏二所字上

一並有之字良之迷其日固久民一
作人迷下一有也字固久一作固已

久矣以正治國三句下以此二字或
有或無以鄙見論之有此二字文氣

便覺寬平無此二字則氣促而反費
辭說也

第四十六章

是謂早復謂一作以復一作服深根固柢柢一作蒂

第四十七章

聖人亦不傷神神一作人

字可疑解者疑此二句為下章之首謂與下大國相應與此天下不貫也

第四十八章

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

無此句一乃作為一作以其靜為之下天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為

下一無夫字大上一無故字

第四十九章

善人之寶寶上一有所字

道者何也何下一無也字一無何字有罪以免邪罪下一有可字

第五十章

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一

並有之字其脆易破破一作泮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一無是以二字一無聖人二字

第五十一章

亦楷式能知楷式楷一並

順此句上一本有然後二字一無於字一作乃復至於大順

第五十二章

以其善下之一句下一本

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民一並作人必以一並作以其民不重民不害民一並作人樂推下一有聖人二字

第五十三章

天下皆謂我大似不肖一

一無也字一無夫字保而持之保一作寶一作持而保之器長一作其長

第五十四章

善勝者不爭勝下一有敵

字爭一作與仍無敵仍一

作扔輕敵幾喪吾實敵下一有者字

第五十五章

則我貴矣一作則我者貴

章末一有是以不病四字

第五十六章

大威至矣一本句首有則

字句末無矣字無押其所

第五十七章

坦然而善謀坦一作繹陳

而不失失一作漏

第五十八章

民不畏死民下一有常字

無有字一本句下有殺字天代司殺

第五十九章

者殺是謂代大匠斲夫一作而一無

謂字一作夫司殺者是大匠斲夫代

第六十章

天匠斲希有不傷手矣希上一有者

字堅強處下堅上一有

第六十一章

以其求生之厚求一作生

萬物草木之生一無萬物

第六十二章

字堅強處下堅上一有

故字強下一有大大字

第六十二章

故有德司契
一無故字

第六十三章

什伯之器
伯下一有人字
雞犬之聲
聲一作音

第六十四章

聖人不積
句上一有故字
天之道
句上一亦有故字

嘗考河南陝西石刻本經篆文原無分章後世讀者各以意見列為次第又或取其章首二字為名意便於記誦而已今欲附見諸本異同故仍為目錄以俟明者參考

目錄終

老子

參元朱得之傍註并通義

弟庶之

參校

唐書老子裔出臯陶其後為李唐唐高祖初受隋禪過亳祀太上廟是也老子所著書相傳名道德經又謂其騎青牛出關不知所終及考莊子書載老子死其友秦失吊之然則稱經者後學尊之之辭曰不知所終者方外士欲神其事而誣之也管子曰虛無無形之謂道化育萬物之謂德先輩之擬名義必在此其詳見史記列傳

上篇

篇分上下猶易之分上下也唐玄宗註本名曰道經德經不為無義但似過於

拘執爾今考之上篇雖有玄德同於德常德之言要皆指道之在人者言也下篇言德即就人之行實成象者言也其言道亦人體道之方如此也漢書藝文志鄰氏傳

氏徐氏三家俱有老子經說止分上下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

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

欲以觀其微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

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此章合天道人事而立言實貫通篇之義首

道有蹈字意末指天載之機次句三名字義

跡可守則有方有體真常之道無聲無臭可

信者非常道也凡天下之物有形可名則一

名此二句乃一書之綱領上句虛下句實後

蓋舉萬物之始也言天地之始者蓋要於無

即下文人事而可見也故人之有志者虛靈

之神具即觀其所應不辭正欲見此無名者萬法

所從出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也

無言寂有言感寂感同時有體用無先後二

之蘊心也竅字言用之行意也兩者指有無

者幽深隱微望之無窮即之無地即不可道

之物也有無之義及觀此中可見寂然不動

浩然

道

陳汶

之時無而未嘗無也感而遂通之時有而未嘗有也故曰同謂之玄然有無既已深微不可指名而此玄微之體亦復不可指名此正萬有所從出生生不窮之機可見無名為天地之始有名為萬物之母也此妙字即上文之妙散為萬物之體者此門字即上文竅字竅即幾初動而言門則萬機由此而出者與同出異名出字義相應

右第一章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愛情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取

斯不善已故有無相生簡事難易相成長短相形

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是以聖人處

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而不辭生而

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

不去

此下皆申可名非常名之義因以見可道之非常道也今夫一物人知其為美似亦無害

然天下知其為美實由一人始之也至於天下皆知其為美則爭奪之風起矣爭奪風起

非惡乎今夫一事之善亦人之長也苟有人取其善未為不可然天下知此善為人所取

則做做技巧而淳樸之風日斲日喪非不善乎衣室適用美也錦繡山藻之風則惡矣孝

廉善也善毀受爵而賊世避兄哇驚而亂倫則不善矣循是而往如孝已務光鮑焦之徒

百行皆然世道交喪實原於此此皆有其美善而不能忘之故然必要於久而後見是

將迎之說而非天機不容於瞬息之見也即今一念見美見善合下著物即貪爭之根故

浩然齋

道學卷一

三

濟

曰斯惡斯不善故有無相生及下文難易相成五句舉物理相因之必然以例美惡善不善之相感雖若泛言其實有無句是本下五句二篇內每每相應善讀者當有覺也是以聖人未嘗不處事也而貴無為未嘗不行教也而貴不言無為不言觀妙於常無也處事行教觀微於常有也何以見其常有而常無今萬物萬事皆聖人之所曲成物得其生而聖人不自有其德事得其成而聖人不自以為功此由聖人之心不住於所事過化而存神也惟聖人之心於事則過化所以其神常存而不去終為萬物之主此正無不滯有有不離無之實彼見善美而有之則好名好利之心由此而生故下章舉機以明之

右第二章

大抵好名之病

好利之病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虛其心實

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智者不敢為為無為則無不治

此承上原其不居功之機也民者對己之稱通上下而為言民之不爭非禁之也由於我之不尚賢民不為盜非威之也由於我之不貴異物書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使我於世見有可欲則此心紛然必至於尚賢貴異物何以成不爭不盜之風不禁不威無功也聖人之所事者不尚賢不貴異物務在此而功成於彼此所以不居功也虚心實腹弱志強骨又申不見可欲之功虚心者一塵不立實腹者息息有養此養性也弱志者不敢加人強骨者任重不倦此律身也聖人以身率民如此是以常

使民淳淳然無知無知則無見無見則無可欲故不起尚貴之弊且使智者不能穿鑿以起種種法制此聖人雖無所不為實惟行其所無事是以隨其所至萬物莫不安和條理而得其所也治者非止治世蓋盡自治之方而感者自應無適而不然耳

右第三章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淵乎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其若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上章言人之體道此章言道體之在人者也故就人心可見處直指明之即無名為始之物挫解和同人事也言道體本冲虛和粹隨

句以無而實有為呼應若曰即一應不見其有餘酬萬感不見其不足此意何從而見蓋吾身者道之軀殼吾心者道之精神德行者道之英華嗜欲者道之塵垢反觀內照一念之動道之銳也百感交加道之紛也羨善顯著道之光也不絕嗜欲道之塵也人能息念挫道之銳矣感不留跡解道之紛矣韜晦自守和道之光矣混俗居常同道之塵矣銳獨也紛衆也光淨也塵垢也盡忘其衆寡淨垢之念然後天人合一恍恍惚惚似有一物存於知覺之間者此言道之體也當此之時雖欲窮其始無可端倪故曰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夫帝天君也帝之先生帝者也又曰誰之子則生帝者之先又欲誰何乎此則無始之謂故曰天地自我立其餘安足論章內或似若象云者皆形容道體之恍惚非有無可擬也首二句言本體次四句言工夫湛兮

浩然齋 道卷之三

句言人既得道之意與首二句應末二句又原其真無之所以為有也

右第四章

天地不仁^乎以萬物為芻狗^若聖人不仁^{亦乎}以百姓

為芻狗^{音何也}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音何也}虛而不屈動

而愈出^{今也}多言數窮不如守中^音谷神不死^{能守中}是謂

玄牝^{母竅}玄牝之門^{生母者}是謂天地根^{帝之先}綿綿若存用之

不勤

芻狗者求草為形用之以祭祭畢而棄之適聚而有適化而無其有共無皆非真也皆無情也橐籥者冶鑄所用嘘風熾火之器為函

也象象大虛包含周備之體籥象元氣流行不息之用玄者幽深杳渺望之無窮即之無

地之謂牝者虛而善受生而不息之材玄牝云者狀此中虛而無涯常翁受而有敷施之

德指天德良知也此章文勢四段語若不相涉而意則默轉者諸家註釋就逐句觀之儘

有可取其如通章指歸何此承上章推原象帝之先惟守中者能得之也只守中是實地

工夫其文前三節節節倒原後一節引證也天地不仁四句淺言粗跡萬物非天地不生

何以謂之不仁蓋天地一氣屈伸而成兩儀遂相摩蕩而有生生之機萬物之生也適聚

而有其化也適散而無生化不著於情有無莫定其跡殆若芻狗然是天地未嘗有心以

仁之也聖同天在已如嬰兒視百姓如孩提未嘗以知識交於人已之間凡其有形有為

亦若芻狗不眷眷以留情此言天地聖人情順萬物而無情所以謂之不仁也何物以象

之。今夫天地之間，生息之機，猶冶鑄之造物也。虛而不屈，以體言；動而愈出，以用言。惟其橐之虛而籥之化，化者常伸，故其籥之出而橐之生，生者日富，是天地聖人之於萬物，無仁可見者如此。今之好為多言，以銜智者，由其不知天機，虛而愈出，是以至於屈而數窮也。我則以為不如守吾湛兮，若存之中，則無好言之意，虛而不屈之體，常有動而愈出之用，不息何有於數窮哉。古語谷神不死云云，正謂此也。蓋守中者存神也，存神則中虛如谷，無始無終，無方無體，生生不息，是謂玄牝門者，謂物由之而出，根者謂物由之而生，皆指至虛之體，常應常靜，未嘗斷滅，乃天地從生之竅，惟守中者得此虛無之理，為萬物之宗。綿綿者往而不絕，若存者恍惚之際，雖若有物而實無所有也。此機流行於宇宙間，莫非自然，無所勞者。此天道也。在人道又當知握矣。此所以不仁萬物而天地之根於我乎。其仁不待多言而至數窮也。數窮者，千言萬語，只是說他不著，又說他不盡，惟默而識之，則有躍然於心目之間者。故曰：予欲無言，此惟守中者用之。若不足而實具造化之樞紐也。王氏曰：多言數窮二句，迺老子自危自戒之言。道本不可言而斥之以不仁，道本不可名而狀之以橐籥，知者固得意而忘言矣。不知者不睹其真而徒與我哓哓也，則吾說窮矣。中也者，虛也，無也，不可執且名者也。守此則心思路絕，言語道斷，其何窮之足慮。老子著書談道，而其言如此，則其不得已之心為何如也。後世學者果不得於芻狗百姓之言，而遂疑其有土芥斯民之意，且曰：申韓之慘刻，原於道德自馬遷而已。然况其他乎。此即多言數窮之一驗也。薛氏曰：顯其因應之妙，用藏其虛無之實體。此谷神之所以為神也。愚

法然齋

道卷六十一

三

王

按二叟之言雖於本文未切亦自有味

右第五章

舊本二章今合為一章谷神不死已下列子謂為黃帝書

蓋老子引古語以證橐籥不屈愈出之喻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久。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

先則達也

亦安

存主

大道無私。天地聖人亦無私。此節首言天地無容心而能久。以起聖人無容心之業。天長地久四字亦古語。言世間長久之物莫有過於天地者。天地生物而不自生。莊子有言。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

事者果何物邪。天不自運。地不自處。而居無事者。方且為之主。張為之。網維為之。推行焉。居無事者不變。則天地亦不變。居無事者不滅。則天地亦不滅。天長地久。職此而已。聖人者。觀天之道。執天之行。後身外身。握居無事之機者也。且人欲身之尊也。而先人。則人必有與我爭先者矣。欲身之存也。而外人。則人必不可以言不變不滅也。聖人知其然。非故後其身也。不敢與人爭先也。居無事而已。卒之其身之先也。上為皇。而下為王。天下莫有先焉者矣。其所以存也。參日月而配天地。天下莫有久焉者矣。愚謂後其身者。凡所以安天下之人者。莫不汲汲焉為之。而置其身圖於不急。如禹之治水。三過其門而不入。是也。外其身者。凡所以周天下之用者。莫不壘壘焉圖之。而忘

其身之困於敝如禹之手足胼胝而不知勞是也卒之地平天成黎民懷之先孰加焉萬世永賴曆數在躬存孰加焉後身外身無私也身先身存成私也

右第六章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

惡。故幾於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

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唯不爭。故無尤。

此承言後身外身之心如水之不爭也今夫水灌溉澆濯有利萬物之功甘處卑污而未嘗見忤於物此水之性本近於道也上善者亦然上善猶云至善隨處而安不分夷險居善地也靜默而湛不味妍媸心善淵也順物泛應曲當方圓無礙事善能也凡此皆其動之善時行止當可忘已忘物未嘗自多其所
有以求勝於物內無爭而外無尤是以身常先而常存也人惟好惡太明刺核不恕不免人我對立而有爭端所謂與接為構日以心鬪怨尤所以不免也
上善之人豈其然哉

右第七章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

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

名遂身退。天之道。况於人乎

此反言以承上文不能若水而取尤者由於驕盈之氣致之也獨不觀夫持盈揣銳之事

乎凡持水者盈則溢不如不盈之可久錐鋒之類銳必折不如不銳之可保此物理之常也今之金玉滿堂可謂富貴矣莫之能守者以不知進退驕盈而自取咎也咎者莫守之故驕者取咎之媒苟知後身外身之可長久也則功成名遂者又何驕盈以取違天之咎哉生物之功成而得名為秋秋退而讓冬四時代序過者入化是天之道也人於功名之際九仍一簣之虧時當止吾即止矣方覆一簣時可進吾亦前矣無係吝無畏難也况務無欺足以自憚又可居功而不退乎林氏曰其成其遂亦隨其所有之大小爾纔有出位之思又何有於成遂

右第八章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專氣致柔能嬰兒滌除玄覽能無疵愛民治國能無為天門開闔能

為雌明白四達能無知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無跡可名

此言無我之極功營氣血也素問曰血為榮氣為衛此營字則兼言者省文也魄形骸也一神也曰載曰抱以神載形神常自守形神不離始為抱載載以體言抱以用言不離無間斷也纔離即非抱非載矣故曰能無離自省之辭也此句是綱下五句是目猶乾之六爻此則潛龍勿用也抱一之功何如專者不移不貳也致推極也抱氣極其柔弱如嬰兒在母腹中純氣自守絕無知識纔不如嬰兒便有發露處有一毫發露便是副氣便粗而不專矣獨觀性命之微玄覽也學造於此已非世俗之知解矣然存而不忘則亦成妄見

反為真性之障也。必滌除之，使無絲毫留於
 胃中。此上言存神修己之道也。愛民治國以
 下言過化及物之道也。物各付物，無為也。纔
 出我見，即有為矣。此句又下二句之綱。故即
 無為而推言其功。陽舒陰慘，威福予奪，吾之
 天門開闔也。常以虛受為事，則非作好作惡
 矣。君子能通天下之志，明白四達矣。然常因
 物之情，不作聰明也。六句各就本句指病，使
 之常常自省也。生之五句，鄙見直以為衍文
 與下篇道生之章重出。中二句，又與首章重
 出。在本章頗無義也。今強為之解，亦承愛民
 治國而言。無我之德如此，故下文兩章前章
 舉有而能無之為貴，後章舉有而著有之為弊也。

右第九章

三十辐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

此因人妄分有無為二，而不知其本相合而
 不相離也。故即事物之易見者，以明之。輻輪
 中木之直指者，下有菑以指輞，上有爪以輳
 轂。輪輻三十，考工記曰：以象月日，是也。轂居
 輪之正中，而為輻所輳者，無則當轂之空，以
 容軸而利轉者也。名之曰菑，埏和也。土黏曰
 埴，和土為器陶者之事。無者，器中空處受物
 者也。牖，窓也。所以通明。戶，人所由出入者也。
 無則戶牖及室之中空處，皆是也。車也，器也。
 室也，皆有也。天下之所賴以濟者也。故曰有
 之以為利，立成器以為天下利，是也。車之受
 軸器之受物，室之受明，皆在無處，是無又三
 者之所賴以成其用者也。故曰無之以為用。
 虛能容萬物是也。據吾心體之常無者，體也。

浩然齋

有者用也故首章亦云常無觀妙常有觀微
 而此乃曰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似與首
 章意相反蓋道之體用不可以有無為定見
 無固道之體而有常資無以為用有固道之
 用而無則因有以為體此云有之為利無之
 為用者二之字蓋互相為指也猶曰有其無
 以為利無其有以為用也是有之中即藏乎
 無非外有而有所謂無也無之神即寓乎有
 非舍無而能用乎有也

右第十章

舊二今一王氏曰世之執有者見器而不冥道狗物而不能化以之為已則淫僻者縱欲以傷生脩飾者徇名而失已以之為人則上焉者多政法以亂人之性下焉者拂百姓以從已之欲是固古今之通患而有道者之所深憫也及其知此而欲矯之以其身而因以亂亡人之國家如晉人者斯亦豈老子之教端使然哉蓋老子曰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是欲以無而用車非欲舍車而專用乎無也曰愛民治國能無為是欲以無為而治國非欲外國家而專事乎無為也老子之道有無不二如此是即所謂允執厥中者也豈晉人之所能知哉晉人借無為之言以文其放誕之弊而世儒不究其端不訊其末竟歸其咎於老子既已誣矣王荆公乃復為之說曰無者萬物之所以生也有者萬物之所以成也聖人惟務其成物者不言其生物者而老子反之是不察於理而務高之過又曰治車者知治其轂輻而未嘗及於無者以無出於自然可以無與也轂輻具則無必為用矣如其知無為用而不治轂

者見器而不冥道狗物而不能化以之為已則淫僻者縱欲以傷生脩飾者徇名而失已以之為人則上焉者多政法以亂人之性下焉者拂百姓以從已之欲是固古今之通患而有道者之所深憫也及其知此而欲矯之以其身而因以亂亡人之國家如晉人者斯亦豈老子之教端使然哉蓋老子曰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是欲以無而用車非欲舍車而專用乎無也曰愛民治國能無為是欲以無為而治國非欲外國家而專事乎無為也老子之道有無不二如此是即所謂允執厥中者也豈晉人之所能知哉晉人借無為之言以文其放誕之弊而世儒不究其端不訊其末竟歸其咎於老子既已誣矣王荆公乃復為之說曰無者萬物之所以生也有者萬物之所以成也聖人惟務其成物者不言其生物者而老子反之是不察於理而務高之過又曰治車者知治其轂輻而未嘗及於無者以無出於自然可以無與也轂輻具則無必為用矣如其知無為用而不治轂

輻則為車之術固已踈矣。凡荆公之論如此，自今觀之，由前之說則有與無也，不惟判為彼此二事，抑且斷為前後兩截，其於聖人體用一原有無不二之道，既不同矣。由後之說則治車之始未始有無也，車成而後以無為用，是無乃出於有之後，而與所謂生成之說未免自相矛盾也。其何以議於聖人之道也邪？且吾嘗觀治車者，其於受軸之藪，先矩而後規，左斧而右鑿，極其目力，竭其心思，比之轂輻用力，殆相半也。以為此處一差，則不可以合轍而行遠矣。何嘗止治轂輻而不及於無哉？楊龜山論荆公以為離內外，判心迹，使道常無用於天下，而經世之務皆出於私智之所鑿，可謂深中其病，至以為原於老子，則訖之過矣。即此言觀之，荆公蓋未嘗闕猶龍

像親見之不同矣。至於立論大旨，吾猶有疑焉。今之誦法古訓者，必心古德之心體，古德之道乎，抑徒襲其說以誇論辯之高也？如將心其心也，日用飲食，觀妙觀微，復吾嬰兒而已矣。又何暇於辯人已之得失哉？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

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

邪，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

此言滯有之弊也。人之五官本通達耳目心，惑於外物則雖視不見，雖聽不聞，雖食不知味，纔有嗜好，心即惶惑，至於見難得之貨，貪心生而廉恥忘，是行妨也。此皆不知有之

浩然齋 濟

非真無之不變遂至於不察內外之重輕不明理欲之消息故也聖人則不然為腹不為目務自慊於中不求美於外養性寡欲而已五官應感莫先於目故舉目以該其餘去彼取此者去盲目之色取無視之明也餘倣此惟化物之有存神之無始抱一而造玄德也

右第十一章

此上三章載營魄無我之功三十幅言無之不能不

為用也此章言著有之弊以終玄德之旨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若驚寵為

上辱為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何謂貴大患

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

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為天下則可寄天下愛

以身為天下乃可託天下

首二句相承疑亦古語下文自解患即所驚者貴重也身者吾之所貴重莫加焉者也今以外物之得失為寵辱驚而患之是重大患與身同也故曰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意在無我則患難夷狄得失窮通無入而不自得也故貴此身視為天下之公物則寄跡於天下而無驚無患許由者是也愛此身與天下同其不忍傷之情則受人之托以天下亦無驚無患舜與伊尹者是也我無心而物無疑優哉游哉何患之有此即前章後身而先外身而存後篇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之意混俗和光則寄此身於世而無礙不見可欲則天下託於我而無疑此二句只形容及吾無身之意舍第庶之讀此章謂下篇云聖人自愛不自貴則貴與愛固有不同本章云則可寄乃可託語意不無深淺貴以

身為天下猶未忘身者故但可寄而已愛以身為天下則無身矣乃可託也雖俱明無患之意而深淺不同此章詞無華而意則出於忠信所謂信言不美也

右第十二章

視之不見曰夷聽之不聞曰希搏之不得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左案在上不徼在下不昧流行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是謂惚恍迎之不見其首無終人能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以知

古始是謂道紀

此形上以無物之微而趨下文古始之深微也夷希微託人有知處立名反而觀之不可思不可議故混然充塞於兩間極高不見其明極卑不見其暗流行不息而無狀可名故曰復歸於無物本無狀無象而名之曰夷希微是狀其無狀象其無象也然此三字亦是恍惚之名若究其極則無始無終此開闢以來所有之物人能執守以御吾心之應變世故之紛拏則知古不異於今也豈不謂此人為道之紀載乎

右第十三章

此書為學者而著故曰善為之又曰全

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唯不可識故強為之容豫兮若終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若客渙若冰將釋敦兮其若樸廓兮

其若谷。渾兮其若濁。孰能濁以靜。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久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不敝。不新成。

無成無生也

此承上言古之任道御物者得恍惚不可詰之機其神內守英華不露淵微之德難識難名觀於心跡之間柔順敬畏其心之畏若冬涉川且若冰將釋臨深履薄也其敬若畏四鄰不敢輕動且若客之臨如見大賓也其守已也惟誠其待物也惟虛渾然與物同春此古士之善者今也孰能於濁之中而能靜乎靜則不淆於濁而能清矣孰能安於靜而持久不變乎久則天機活潑而自生矣欲保此久靜以復柔順謙虛之德惟在不自滿而已能不自滿若海之納川谷之應

右第十四章

主意

夫

虛雖本然而言不易蓋靜非全休而拂塵靜居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

古始如此

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

人苟

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

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

此承言執古御今之方惟致其虛之極而已欲致虛之極在乎守靜專篤而不移萬物並作於吾前吾因以觀吾之性天繩繩綿綿無象有精之體于以見萬物之作莫不各歸其根是動而復靜也靜則復其天命之本然所謂適得吾體不失其常也人苟知此常道乃天之命人之性物之生則其方寸靈昭前知如神矣不然有動必妄樂其所以亡也知常

浩然齋

通義卷一

十五

王

道者則知天地萬物為一體何所不容何有
不公蕩蕩平平非王道乎能行王道則如天
覆幬而無外如此則與大道為體
而無變易所以沒身而不殆也

右第十五章

王氏曰此章論內聖外王之道簡而盡矣莊子之書

與此相發者甚多天道一篇尤為明白蓋老子之註脚也更推其極則堯舜之精一執中禹箕之洪範皇極孔思之中而位育皆不約而自合學者於此默識而旁通焉則天壤間更有何事而其樂又何可量邪愚按此前三章不見其後以前言道體本來如此人能執此以御今之萬變則古今不異可以聯屬萬有故曰道紀不新成以前言古之士用功體道其善如此後學能靜濁而清安久而生皆造微妙玄道

太上不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其

次侮之何也信不足有不信由其貴言功成名遂

百姓皆曰我自然帝何力一嗟乎具天爵之風聲大道廢有仁義此由智慧出有

大偽今規六親不和有孝子國家昏亂有忠臣絕

聖棄智則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

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令有

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孰知
之為道乎

此亦承上章王乃天之為太上者而歸於少私寡欲也太上之世道德淳厖熙熙皞皞君不能居功民忘帝力其次施以仁義則親之而不能忘矣又次別其善惡則譽之而不能親

矣。又次施以智力，則畏之而不能譽矣。又次智力不繼，則侮之而無所憚矣。何為其侮之也？民不信其君也，民不信君，由君嘗有不信之事也。此無他，由其尚浮詞以相欺，遂不信而至於侮也。惟太上之德，雖功成名遂，相忘於道化，百姓皆曰：此我自生自育，非有所輔益而然。此無為之極功也。由其貴言，句繳侮之等功，成二句繳，不知有之也。大道廢，八句舉世道之降，以實親譽畏侮之故，欲任道紀以復太上之世，在清其源。夫聖智作法以治天下，而巧偽者竊其跡以成其私，民失利矣。仁義本因人性而立教，教立而盜名者務掩飾有心作善矣。巧利本以資民生，貪殘者肆詐力而無厭，盜賊之源起矣。此知美之為美，斯惡之徵也。故必絕之而不為，棄之而不用，太上可復也。三者之效如此，聖賢之徒何為不務此而務彼？其心以為此三者，文彩不足

世外相示以素，如未染之絲，內自守以樸，如未斲之木，惟質無文，是以雖有身而似無身，其有私焉者少矣。雖有心而似無心，其有欲焉者寡矣。無身本於無心，少私由於寡欲，欲寡則太上之世也。又何資於智巧之文哉。

右第十六章

舊三今一，太上至自然言，道之污隆存乎人，大道至

忠臣言世衰道微，絕聖至寡，欲言反樸還淳，下章則言淳樸可復也。

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

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我獨泊兮其

未兆。若嬰兒之未孩。乘乘兮若無所歸。衆人

浩然齋

皆有餘。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

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漂

兮其若海。颺兮若無所止。衆人皆有以。我獨

頑且鄙。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日享樸素

承上章言古今異尚如此將執從而法之憂世而欲法古者惟在絕學而已天非日無以煜物人非學無以致道故曰學者心之白日也而聖人乃曰絕學無憂是豈泚泚蕩蕩果無所用其心也哉蓋所絕者世俗之學而所貴者食母之學也世俗之學以多為尚務在日益長智識生矜高其用歸於辯同異爭是非譬之應人之聲一唯一阿僅有遲速之分速則為恭遲則為慢以恭為善以慢為惡其

已往凡事皆然學愈博而畏愈多莊子所謂小恐惴惴大恐漫漫發若機括雷如詛盟殺如秋冬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藹然疲敗而不知其所歸其為憂畏荒遠無涯何者而可明指邪惟聖人於此道通為一而率真以順人情無同異無是非則亦無憂畏矣故曰絕學無憂衆人熙熙以下形容絕學無憂之事熙熙樂而和也太牢王膳也春臺麗觀也俗學可憂而衆人反以為樂者以博溺心也泊靜也兆如上兆之兆未兆未形也嬰兒未孩未有知也乘乘兮若無所歸心無所住駕未知稅也衆人有餘貨殖屢中也我獨若遺望道未見也愚人之心一句結上生下之辭沌沌兮足愚之意設為疑辭以著其實不愚也沌渾沌也察察所以昭也悶悶所以昏也漂海如舟漂浮於海中任其所適而不知其所定向如颺颺之長風隨其所起而不知其

所止息言隨世無意也與乘乘若無所歸相應有以有伎倆也頑鄙無能也反復形容之也母者道德也萬法之所從出也食者味之而自養也味道德而自養則無為而無不為而其樂不可量也又何暇寫彼世俗之學而自取憂畏也哉聖人所以異於人者在此末句總結上文人之所畏至我獨若遺言人務多能而我獨無能自我愚人之心至我獨頑且鄙言人務多知而我獨無知也

右第十七章

薛氏曰老子以道為至儒學以仁義為至後儒之細

老子者此其最先者也竊嘗論之道者無為而自然天道也仁義者有為而後然人道也道者太極仁義其陰陽乎陰陽雖大必有始也仁義雖美必有宗也道者無方無體無為無名而無所不為

而言者三皇無為其民無知無欲其大道之治乎五帝尚德其民慈良而王直

其仁義之治乎老子先道德而後仁義

意蓋如此或者曰仁義即道也老子外

仁義而言道是不識仁義也斯言近之

矣而理有未盡何者儒者言仁義即道

者以道不越於仁義也老子別仁義於

有謂焉爾易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

見之謂之知論語曰志於道據於德依

於仁游於藝穀梁傳曰仁不勝道自經

傳之言仁義往往有文同而意異者當各求其指趣不可以辭害意也愚謂老子論道之極致必以聖人為標的如曰聖人行不言之教聖人之道為而不爭中間不一而足而此復曰絕學蓋斥明睿自居具曰余聖者也其稱頌之聖

則無知無為淳
質樸素之德也

孔德之容唯道是從道之為物唯恍唯忽景時

兮恍其中有象恍兮忽其中有物窈兮冥其

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誠自古及今其名

不去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反現以此

首二句承上章食母之意容舉止也猶曰威儀大德之容若上章泊兮未兆以下是也唯道是從猶云依乎中庸不隨世俗即貴食母也下文復形容道體雖無而實有之常以見其所當從也物者有生之形象者未生之氣恍惚雖不可見然似有似無猶若有可見者窈冥則昏昏默默全不可見矣精者成物成

終恍惚窈冥而已實有誠然之機在焉精以性言信以情言此機自古及今未嘗變易未嘗來去雖曰不可名而其名常在萬物皆由之而出是其以有常而徧歷無常之生生也甫猶父也衆父萬物之父也閱衆父則莊子所謂衆父父也老子自謂吾何以知衆父為道之所閱歷以吾回觀而知真精之信不去之機在我此食母之所以貴也此字指吾心堯夫曰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昔周孟子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又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與此意相近

亦性不著萬物不礙萬物而為言爾豈若務為譏謗者真歸斷滅之指哉

右第十八章此言道德之實有皆從天機上流出其所謂虛無者

浩然齋

通義卷上

三

王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

惑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抱者不自見故明不

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唯

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

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希言自然飄風不

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

能久而況人乎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

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樂

得之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同於失者失亦

樂得之信不足有不信跂者不立跨者不行

所以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

者不長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

有道者不處

此言自然之道不能不從也誠全而歸之以

前言若非自然而實自然也飄風至况人乎

言不自然也從事於道至失亦樂得之言自

然信不足至或惡之是言不自然也首六句

皆古語曲成萬物而不遺遇主於巷納約自
牖是曲則全也父子相隱無道則愚枉則直
也水易滿於潢汗窪則盈也否而泰冬而春
敝則新也皆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之意少則
得多則惑言滿損謙益之常以實上四句之
義又以起下文聖人抱一之故一者冲和之

德虛無之理自然之道至少而無以加者抱一為式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是也不自銜露不自賢能不自誇大不自矜張此抱之為功安於少而不外慕所以與世無爭天下皆服之而無與爭者此抱一所得也可見古人之非虛誑誠足以為天下式是全而歸之也古語六句舉一以該其五全歸者下文道者德者失者皆樂得之是也此自然之道天下罕言之飄風驟雨天地盈滿之氣非自然也且不能久而況於人乎夫人欲全而不曲欲直而不枉之類皆自務其有悻悻之氣非忘機自然之道也其能久而不敗乎故抱一者大同於俗不屑屑於分別滅否而滅否全歸之是無爭而自然也設使於人之不齊者而分別之心未忘是我信道之心未篤逆億昔作則不齊之人焉能同心一德以信於我也故復反上文數語以見非自然者之自困猶而必欲自是者之弊也踳踳二句舉易見者以見理之必然以起下四句義跋者起踵而立以增高其身跨者開足而行以增濶其步可暫而不可久以況自多者之無成且增惑也擬之於物若殘棄之食附贅之趾非惟無用且為人之所同惡矣曾謂體自然之道者而處於是邪

石第十九章

舊三今一王氏曰嘗讀老子至希言自然慨然深嘆

道術之裂也老子之明自然也如此而世儒乃以為勞攘老子之貴誠信也如此而世儒乃以為陰謀於戲先橫不然之念而有意以誣之又何望其虛心體寃以會古人之大體也邪愚惟抱一為式成已而成物也先橫不然之念失已而失人也况欲誣人以非其罪真寃之際顧無鑒臨者乎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

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

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

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

王居其一焉。王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

然。

混成一也。先天地生無始也。寂寥無形之意。獨立不與萬物為侶也。不改不變易也。周行充塞宇宙也。不殆安於自然無終也。道本天地母而曰可以為母。謙若不敢知之辭。此物本無可名。以其為天地人物之所共由。故假

逝四極無際曰遠。循環不忒曰反。字不足以盡之。故強名之曰大。大又不足以盡之。故推

言之謂其大而不息。不息而無涯。無涯而不忒也。下篇反者道之動。同此義。道為天下母

天地由道以覆載。三者之為大宜矣。然非有王者則亦無以成能。故王亦大也。天地之間

惟有四大。而王乃居其一。欲稱其大。法地與天而已。欲法天地。法道之自然而已矣。四法

之指。非有次第。推其性情。出言不得不然。爾先地而後天。虛實遠近之序。猶中庸先博厚

而後高明也。王氏曰。地之法天者。乾呈象而坤效法也。地既法天。則王者法地亦所以法

天矣。天之法道者。道無為而天成化也。天既法道。則王者法天亦所以法道矣。至於道則

自本自根。無為而為。無所法也。自然而已。王者法道亦法其自然矣。能法自然。則皇建

有極。而天下法之。所謂抱一為天下式也。

右第二十章

重為輕根本靜為躁君主是以聖人終日行不離

輜重重雖有榮觀燕處靜超然柰何萬乘之主而

以身輕天下輕則失根躁則失君不靜

此承上章王之法地者而論其不可不法地也首二句疑亦古語蓋論物理之常上句以

本末言下句以體用言躁猶動也動而妄曰躁君猶主也老子引之蓋言人之身為重外

物為輕有身則茂育有地是身為萬物之根也人之心為靜百骸為動心存則天君泰然

百體從令是心為百骸主也輜重以車行載物論道為人所資賴之意猶曰執左契也以

道為母而食之以德為文繡而服之是不離

不出於自然身道相殉輜重豈或可離乎當

此之昔雖有崇高富貴亦無足以撓其中者

不惟大庭廣廈之祿如雖私居獨處亦自超

然於物外此守其重而輕不失安於靜而動

不躁也柰何人君有見於萬乘之多而忽視

其身則以天下為重矣豈不輕其身而妄動

乎輕身則天下所仰以資其生者無賴矣是

失根也妄動則心不能為百骸之主矣是

右第二十一章

詞專君道意達上下乾餼萬乘一而已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謫善計不用籌策善

閉無關鍵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其在故無棄人常善救物其故

無棄物是謂襲明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

人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

是謂要妙

五善言用法而不資於器者之無跡正舍聖人之善世出於無為顯仁藏用之道也行也言也許也閉也結也人事也轍環籌關繩物體也跡謫策鍵約人用物以為功也此五句論理下文承言人事常者無肯無處而不然也襲明掩覆其英華也智應明迷應襲大迷無知也師法則也資助也要簡約綱領也妙體具包含也與首章觀妙衆妙之妙同非後世玄妙恍惚之義也聖人於人物但無棄之心自成無不救之德無棄人是其救人之善不見有救人之跡故曰襲明在世情觀之

即桀紂為湯武驅民是也彼有貴有愛則分別揀擇未免行私用智其間取師取資卒成已勞人難雖欲救物而不給也若聖人之無棄人也由其心無所貴無所愛得失同樂善不善同情混世而無忤雖無不知而常無知此大道之蘊無物不體之機括也篇首知美見欲正與此異聖人之善世也如此此無為自然之道不煩不泛而為萬事之綱領是其要也無思無議而為萬物之根源是其妙也非達天德者不足以語此王氏曰人不見道雖使擇善而行未免有方有方則有執所以行不免跡言不免瑕計必用策閉必用鍵結必用繩固曰善矣非善之善也惟聖人全體至道虛無自然其行也從心所欲應用無方如鳥飛空何跡可涉其言也因叩而鳴該括無遺如風吹萬竅何瑕可謫其閱世也物各付物而萬物自理焉用籌以為策藏天下於

天下而天下自安焉用關以為鑿以人心結人心而人心自固焉用繩以為約斯固自然之妙用而始為善之善者矣

右第二十二章

知其雄用守其雌用為天下谿合三句為天下谿合三句常德不

離亦合三句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亦合三句為

天下式亦合三句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

辱為天下谷亦合三句為天下谷亦合三句常德乃足復歸於樸

樸散則為器聖人用之以為官長故不謂不

割

如郡守之守三言知守皆是工夫但有動靜

內外之辯雄動而施也雌靜而受也谿水所

歸也常德天性之善人所固有故曰復歸不

離知守之功存存於常德也嬰兒無知者也

白人所共見顯也黑已所獨知微也式模範

也天下既歸則以之為式矣忒差失也既不

離則無差忒矣無極虛也嬰兒尚有質無極

則無體矣榮世所共取辱世所共棄谷者虛

而能受足者無虧欠也樸有天質而無人為

谿式句言聖人為天下所歸谷一句言聖人

老

浩然齋

通義卷上

三

顏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是也
 於天下所共趨者亦無不同而安身立命則
 在澹泊虛無之地是以能受天下之善而天
 性不虧也天性不虧即如未斷之木無用不
 宜而不期於用也與得毋知子知子守母義
 同樸散之為器者五性異材各有定適聖人
 因材而用之如梓慶削木為鐻大以
 成大小以成小制而不制無割裂也

右第二十三章

知雄守雌知白守黑知
 雄守辱蓋體用一原顯

微無間之義自知守之義不明於天下
 也二千年矣遂有謂此老以退步為學
 者於戲天德之明人皆有之不
 知何如其為知何如其為守也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吾見其不得已衆心天下神

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奇為之故凡物或行

或隨或响或吹或強或羸或載或墮是以聖

人去甚去奢去泰

此承言有志於谿式為人心之所歸者或起
 意務於有為吾知鷗鳥舞而不下矣何也人
 之器識莫非神之所為機動於此誠應於彼
 不可以有我取也有為必有敗有執必有失
 為之則傷自然故必敗執之則乖通變故必
 失所以不可為也聖人知神器之不可為故
 於天下之物或行而先或隨而後或响而温
 或吹而寒或強而勝或羸而負或載而升或
 墮而降萬有不齊之常稟非人所能齊者聖
 人則因其質而曲成之率之以平易使不任
 質縱情因質生病如六言六蔽而已此所以
 能得人心而為天下谿式谷也奢如言之支
 誕泰如行之矜肆不必儉也去奢而已不必
 恭也去泰而已皆所謂甚也皆兼人已正大

制不割之實使或多而肆焉則雄白榮且不
 能知而況雖黑辱之守乎此義隨其位之崇
 卑皆可師法慎勿泥於取天下而謂為王者
 之事取天下於後章取大國取小國義同論
 語曰天下歸仁能行五者於天下皆
 與此章取天下之意同非利天下也

右第二十四章

神器指天位其來尚矣今以才器通之何也蓋

樸者天人之所共神者樸散為器而有
 智仁勇之別惟聖人不器具大器用利
 器成器長而器使天下是故人之器識
 莫非神之所為萬有不齊豈我一人之
 智識可以籠絡之乎故曰天下神器不
 可為也考之易繫見乃謂之象形乃謂
 之器民咸用之謂之神又曰立成器以
 為天下利聖人神道設教等語莫非以
 神器為才能若以覬覦之心為戒則老
 善之云也哉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勝其事好還師

之所處荆棘生焉一方便也大軍之後濟世天也必有凶年善者有道

果而已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

而勿驕果而不得已六是果而勿強夫佳兵者

不祥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現君子居則貴

左用兵則貴右可也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

不得已而用之恬澹為上誰勝而不美而美之自儉

者。是樂殺人也。夫樂殺人者。不可以得志於

天下大率吉事尚左凶事尚右今之用兵偏將軍居左上將

軍居右者言以喪禮主之也故於殺人衆者悲哀泣之

戰勝是故以喪禮處之此以道佐不以兵強

此章本意實在君道乃以臣道與言意婉而詞可盡也衛武公賓筵抑戒深得此意諫疏法此成已而成物矣通章只主有道無道之辯兵強天下以兵示強於天下也其事好還蓋以兵者人之所毒神之所疾不但出乎爾反乎爾如楚靈齊湣秦始漢武之類荆棘凶年亦足以相償也蘇氏曰兵之所在民事廢田不修用兵之後殺氣勝年穀傷皆以百姓怨苦之氣于陰陽之和此恃兵之禍也誠以善用兵者在於果決而已不敢有剛強之形果與強形相近而實不同果者此心之決於也而強者此心之自足也皆用兵之所忌也事至於不得已而用兵惟以安天下為心非求強悍之勢以加於天下也是謂果而勿強何以見其不得已設或樂於談兵有識者以為不祥心常惡之況好生之德者豈以用兵自居邪今之有位者平居則以左為尊至於用兵則以右為尊何也兵者不祥之器非好生之德者之所尚是以不得已而用之亦惟恬澹為上不貪功不好殺雖此勝而彼負亦無自喜之心設使以勝為美是樂殺人也不嗜殺人者可一天下樂殺人者無常情相反不可得志於天下也必矣何以言用兵貴右也凡吉事則尚左凡凶事則尚右至於用兵之皆偏將軍則居左上將軍則居右言以喪禮主之是所謂凶事尚右也至於臨陣殺人多者以悲哀臨之是戰勝不敢自美以喪禮處之也豈可佳兵以佐人主哉

右第二十五章 舊二今一

道之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

萬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

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

止。所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於江

海。

此承上章佐人主者以何道為貴惟在樸而已無名者天地之始莊子所謂太初有無而無有是也樸之為道其體甚微其用甚大其尊無上所以天下不敢臣也有天下國家者雖不免於萬機之應能合抱此樸而不失則待詔令而自雍熙平治也有道之治至此始

可因情制為禮樂刑政以綱紀天下使各安其分兵雖設而不用也經制之名既立則因名生法事變浸多當於有名之後察其機而就於簡漸還於樸勿使殉名守跡者生弊於機械也如此自然不至於危殆不然名勝而實衰去樸也達矣樸之為道乃天下之所歸譬猶水之為江海萬川歸焉而無外者是以君子事道而不務兵也

右第二十六章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

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

不亡者壽。

此章初讀之似藏頭語蓋以上下章言道既明此故下贅察察於外昭昭於內膂力過人寡欲自奮此人已相形可以見得失也達生委分隨在充足勉強行道日新不息此肉外相符因得以見失也所者居也水者魚之所木者鳥之所得以見失也所者居也水者魚之所存存須臾不離即無搖爾精無勞爾神也失其所則不能安不安則不能久道者無顯無晦無始無終無今無古其為壽也大矣人而體道則與天地無間形骸雖委於斯盡道固無終窮也此汎論大道自輕歸重自事歸德之理示人使知所勉也意重末二句夫謂死而不亡者壽則長生久視之旨可識矣

右第二十七章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

功成不名有衣被萬物而不為主可名於小

萬物歸焉而常無欲可名為大是以聖人終

不為大故能成其大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

害安平泰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澹乎其

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汎不定也左右無方也大道無住無方然而萬物恃道以生而道不倦成就萬物而道不居其有衣被萬物若尊奉然而不為主禹之手足胼胝而不居功若可謂之小矣然而萬物歸焉若統領羣衆而常無欲舜禹有天下而不與又若可名為大者大小之間無名可擬左右咸宜無器可指然非積小無以成大是以聖人圖細圖易終不為大故能久而微

博厚高明參天地贊化育而成其大也。大象者無物不象也。無物不象道也。人能執此大象必為天下所歸。往何也。以其歸而不受害。且得安寧均平舒泰也。今有鼓樂飲食於此。能使行者之留止。謂其有聲容之美麗滋味之甘故也。乃若道者言之質直而無味。視之渺茫不快。目之見聽之杳冥不悅。耳之聞至於應天下之務。成天下之壘。壘雖及萬世而不能盡。此所以為大象而為聖人之所執也。曾謂樂餌之用可同日語哉。此無之所以久大而有之。可以限量也。萬物恃之。三句與篇首語意同。但彼就人而言。此專以道言者。

右第二十八章

舊本衣被萬物下有不足為主三字。萬物歸焉下亦有此三字。舍弟庶之以為常。無欲三字。疑行文衣被萬物可名為小。即小德之川流萬物歸焉。可名為大。即大德之

句申俱不可少亦是一說

將欲喻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

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

微明。柔勝剛。弱勝強。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

器不可以示人。

章首八句言造化乘除之機。如此非言人立心也。柔勝剛以下方漸著。人欲人謹於盛滿而知欲順乎窮厄而守身也。孟子曰。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是也。喻張就一事而言。強弱就一人而言。廢興即喻張而廣之也。余奪即強弱而實之也。此機雖曰幽隱而實至明白者。故曰微明。比之人事。

剛折而柔存強暫而弱久原始要終其為勝
 負實有驗張予奪之象故人不能逃於造化
 猶魚之不可脫於淵也人其可以不畏天命
 而任情妄作哉彼仁義禮樂用世之具聖王
 於此亦因天機之自然者而握之暫而不久
 不敢建鼓以求亡子故曰先王之蘧廬苟常
 居之人將竊之以為私媾矣論語曰民可使
 由之不可使知之正謂此也王氏曰將欲者
 未然之機必固者已然之事造化有消息盈
 虛之運人事有吉凶倚伏之理故物有將欲
 如彼者必其已嘗如此也將然者雖未形而
 難測已然者則有實而可徵也利器不可示
 人之意與後篇云非以明民將以愚之相應
 莊子胠篋一篇則又述而明之爾利器兵也
 譬喻之辭蓋微明之道聖人用之則為大道
 奸雄竊之則為縱橫捭闔之術其害有甚於
 兵刃故聖人喻之以利器云愚按順

右第二十九章

先儒多以此章疑老子以權詐陰謀為作用不

知其言天機也使今之淺夫俗子亦不肯自言其陰謀況不得已而出言以勸世者乎今於章首加天之道三字則其旨不辯而自明矣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
 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
 樸亦將不欲不欲而靜天下將自正

道之常本無為而無不為關尹子曰在己無
 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
 此至人之心是也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
 語意與上章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
 止知止所以不殆意同作變動也鎮者壓定
 之使不動也承言民既化矣及其久也民之

情志將動而風俗將變必漸加美於質實增
多於易簡而稍稍貴於名跡也惟聖人辯之
於幾防之於微於是鎮之以無名之樸言以
者非有心用之也吾反樸而忘情也使民安
於是而免於末流之弊也無名者天地之始
是冲漠無朕之昔也指此名樸是無象也夫
用無名之樸鎮欲作之民是亦有爲也故必
併此亦不欲言不欲者非外之也忘之也能
忘則雖無不爲而實無爲故常靜而天下
正也天下正者亦歸於無欲之靜而已

右第三十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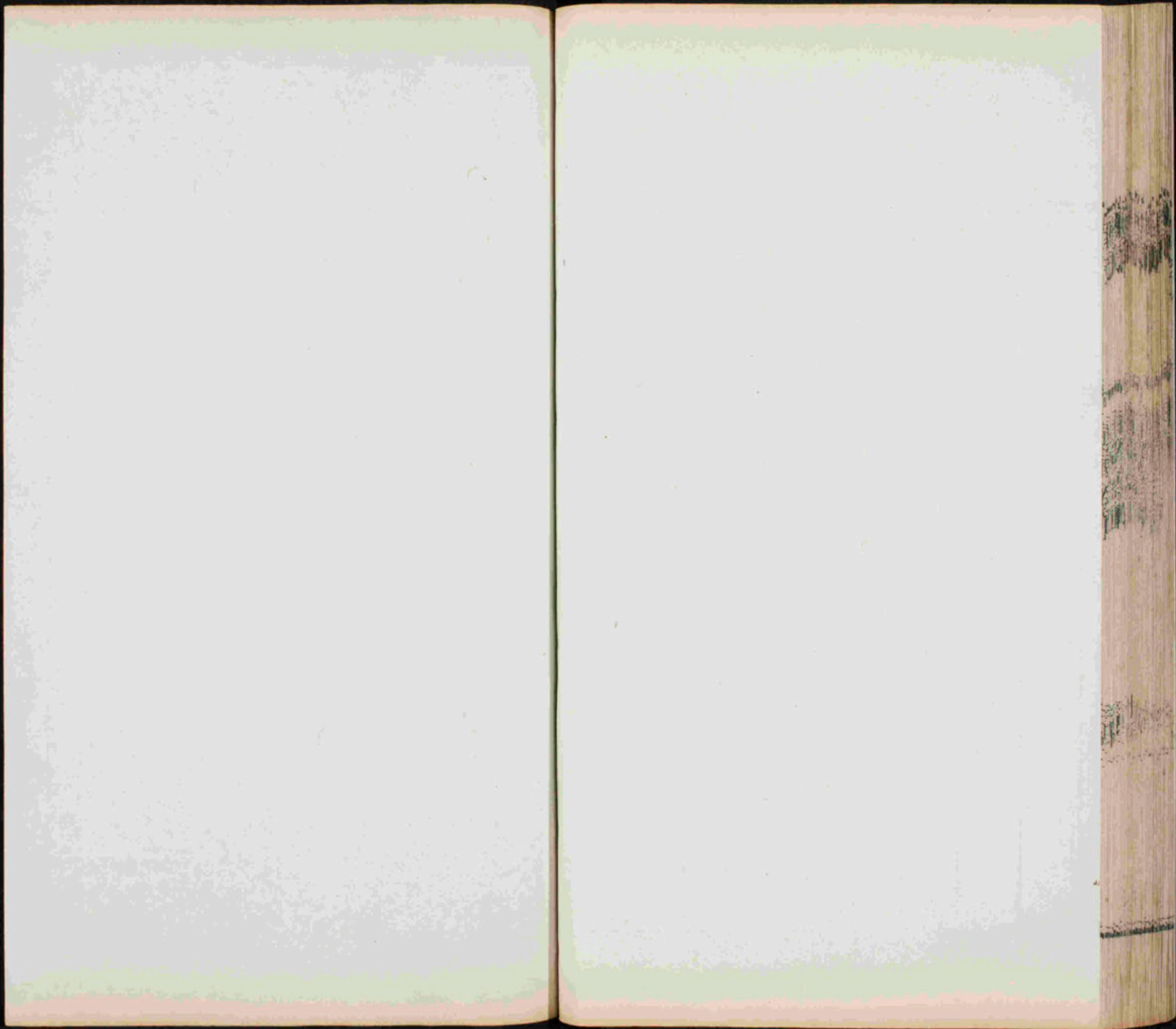
薛氏曰自生民以來訖於
唐虞推其年數蓋三四萬

歲人道固當久脩而致飾矣驗之詩書
而唐虞之質可考也由唐虞而上風俗
之厚又可次第而推矣蓋由在昔聖賢
世出其爲治之方信有如老子之所云
者故淳素之風久而不絕如無聖人則
之倫亦豈能如周衰而始病乎自周之衰
至於近代僅三千餘歲而風俗之敝已
極嗚呼古者越二三萬歲而民俗之美
曾不止息後世越二千歲而風俗輒已
大敗其故可知也愚按西原之論深得
聖人立言之旨司世道者有能懲文勝
之弊不徒因之而思改之不圖益之而
思滌之庶幾真淳可復赤子之心不失
也不然譬彼舟流不知所屆誠可憂哉
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
寧戚又曰人而不仁如禮何曰仁曰儉
而已又何必老云孔
云而費辭說之辯乎

老子通義

卷一

老子通義上篇 終



110X
525
2